

竹夫人 □南慕容

我以为石门已是溪口最偏远的村子，不曾想到了石门还要走上一段半个多时辰陡峭的山道，才能到达我同学所在那个叫石岭的自然村。说起来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在一个炎炎的夏日，溪口的毛同学邀我去他家：“出门即是青山，山上都是毛竹，翠色逼人，是个天然的避暑胜地。”

“你那个村子通公交车吗，几路可以到达？”

同学盯着我的脚说：“11路车。”

这大概是我走过的最清幽的山道了，茂林修竹，翠影婆娑，行走在古道上，鸟鸣悠悠，清风拂面，如同穿过了清凉的竹笛与渺远的古琴编织的网——谁知道幽篁的尽头是什么？

山路崎岖，每逢雨天就泥泞不堪，但总会有峰回路转的惊喜——山民用粗壮的老毛竹在最险峻的地方铺出一条安全的小径——毛竹的缓冲，让步履有了借力，刚好抑制住身体的下滑。同学说，走过最艰难的一段路，石岭就不远了。

果然，走过这段急坡，山势变缓，几声犬吠令人耳根尽彻，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宁静村庄呈现在眼前。村庄不大，十几户人家，错落有致，各不相连，如散落的星辰，村中大多是木结构的房子，带阁楼，有坚固的石墙，住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。

“原来住有上百户人家，条件好了，年轻人不耐山里的寂寞，都去了镇上或城里买房子了。”我们到的时候，已是晌午，同学的母亲摆上菜肴，清冽鲜咸的麻油凉拌羊尾笋丝和笋麸咸菜汤，还有油炸溪坑鱼。

“山中无所有，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竹笋，腌制、油焖，还存了些鲜

笋在冰箱里，一年四季都吃不完。”

我从未吃过如此可口的饭菜，加之爬山耗光了体力，肚中饥饿，风卷残云般，一下子干了三碗米饭。放下碗筷，环顾皆是竹器：竹窗、竹篱笆、竹床、竹椅子、竹扫帚、竹衣架……还有窗棂旁悬挂的竹笛，我几乎身处一个竹子的世界里。

“虽然技艺离着下山开铺子安身立命的篾匠还远着呢，但老一辈的石岭人，人人都会做几种竹器。”午饭后，同学带我到阁楼，让我见识了小时候坐过的婴儿车。婴儿车全部用毛竹制成，构造精巧，底部装了四个滑轮，移动自如。大概是坐过的人多了，竹面上有一层明显的包浆，温润如玉。

“咦，这是什么？”在阁楼的一张竹躺椅上，我发现了一个状如鱼篓或虾笼的圆柱形竹器。但我确定它不是鱼篓，因为四周开洞，中空，有竹篾编织后自然形成的花纹镂空，若是鱼篓虾笼，不会编织得这么精美，还被细细打磨过了，早已没有了竹子最初的那种硌手的粗粝感，何况浑身上下这么多的洞眼，再大的鱼也漏光了。

“苏子诗云：留我同行木上座，赠君无语竹夫人。”同学摇头晃脑地说。

“你就别卖关子了，什么夫人不夫人的。”

“我说的就是它的学名：竹夫人。”同学笑着说，“又叫青奴、竹奴，是过去江南一带颇为流行的避暑之物。可用来搁脚，也可以抱着睡觉，算是最古老的空调了。”

刚一触到竹夫人薄薄的竹皮，一种沁凉的感觉就从指尖传达到体内，同学开了竹窗，竹林里的风穿过窗牖，经过中空的竹夫人，再

吹到身上，犹如张开了无数个毛孔，神肤洞达，惬意清幽。

同学见我爱不释手的样子，说：“我们这里晚上温度低，即使在三伏天也用不上竹夫人，但中午的时候还是有几分暑意，你正好抱着它午睡一会。醒来后，我带你去溪坑里抓鱼，如果运气好，溪坑那边的竹林里，你还会有幸遇到竹海飞人。”

“竹海飞人？”我的脑海里蓦然出现了《卧虎藏龙》里李慕白在深林竹梢上展示轻功、舞剑的经典画面，风吹来，竹林婆娑，跌宕起伏。难道真有这样的世外高人？

“据说已经申报了非遗。为了毛竹的茁壮成长，山民会不定时地爬上高高的竹竿，砍去竹脑。为了节省体力和时间，砍完了一棵，他们就会利用竹子的弹性，荡到相邻的另一棵上。竹子高大，竹叶茂密，竹林幽深，你可以想见这样的画面：竹树巅上，竹叶荡漾，如连绵的波涛，空山传来砍竹子的清脆的声音，却只闻声而不见人，这是比《卧虎藏龙》里更有意境的画面。”

午饭时，喝了几杯同学家自酿的米酒，正好有几分困意，我把竹夫人搁在脚下，那种沁凉的感觉再度来袭，不过，这次是从脚后跟，沿着小腿向上。搁脚如濯清溪，我仿佛听到了铮铮淙淙的水流声，我不断调整脚的姿态，一会儿用脚面轻抚，一会儿用脚趾撩拨，心中长流着一道潺潺溪流。

“青奴，青奴”，山上的鸟鸣声比山下的清幽了许多，似乎也知道这种道法自然、返璞归真的消暑之器。伴着心中的溪流、窗外的鸟鸣，我很快就睡去了，梦里我身轻如风，穿梭在十里竹林，成了身怀绝技的竹海飞人。

花树开花

□程应峰

许多树，都是要开花的，如广玉兰、石榴、合欢、夹竹桃、紫薇等等。它们兀自开着，撞进了人们的视线，予人以惊喜和怜惜，更给烟火尘世带来了许多生机和美丽。

一般的植物，先长叶再开花，木棉却不同，它是先开花，再长叶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这样，它才有充足的水分和养分来供给硕大的花朵。舒婷曾写过一首诗《致橡树》，在诗中，她就把木棉这样一种植物写成了开花的树：“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根，紧握在地下，叶，相触在云里。”木棉是有经历的，春天，一树橙红；夏日，绿叶成荫；秋来，枝叶萧瑟；冬至，寒树秃枝。它在四季轮回里所展现的，分明就是不同的生命意味。

我所熟悉的桂花树，开花要到秋季，它的名称听起来就令人着迷，有丹桂、金桂、银桂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年四季都会开花的月月桂、四季桂。生而为花树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是注定要在时序更替里花开花落的。

有人曾这样发问：“花儿，你为谁而开？为自己？为黑夜？为春天？为某个你前世的爱人？为那些从你身边经过、驻足观赏过你的有缘人？为大地？为这个你存在的世界？”更多的女性向花自怜，把自己想象为花，衍生出“生为谁开花，死为谁蝶化”的心境。

林语堂先生在《孤崖一枝花》中写道：“宇宙万类，应时生灭，必尽其性。是故花树开花，乃花之性，率性之谓道，有人看见与否，皆与花无涉……古人著书立说，皆率性之作，一则无名，二则无利，甚至有杀身之祸临头，然自有不说不快之势。”是啊，花树开花，只应时节，不论是闹市街头、荒郊野外，还是悬崖绝壁，不因有香而生，不因无香而死，自在地开放，自在地凋谢，与生俱来，无怨无悔。

花开合情，情在隐约中；花落藏笑，笑在流光里。花事如人事，沐风栉雨，暑热寒凉，愈显其娇艳明媚，多姿绚丽。花，有落寞孤独，有抱残守缺，一如昙花，生命何其短暂，也绝不放弃可以开放的时机。

花的况味，就是人生的况味。花有开放凋零，人有生老病死。凋谢的花，让人看见美丽的消逝；逝去的人，让人品味生命的飘落。花有芬芳，人有灵性；花有七色，人有七情。花开是春梦，花落是秋意，人看花，会春心荡漾，会无端伤感；会豪情万丈，会愁绪满怀。青春的花，蓬勃、热烈、美丽、向上；暮秋的花，难免有几分枯萎、落寞、肃杀、凄凉。

席慕容诗歌《一棵开花的树》，所意味的是什么呢？有时候，花开本身，便是一份含泪的倾诉、一份无奈的守望：“如何让你遇见我，在我最美丽的时刻……阳光下，慎重地开满了花，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……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，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，朋友啊，那不是花瓣，那是我凋零的心。”

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，花树开花，原本就率性本真，从容不迫，来去自如，她留给自己的是落寞感伤，洒向人间的是绚丽灿烂。为人为文，吐尽心思，点亮心灯，照彻人生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
